

契丹文基本方向名称考释*

吴英喆 文 梅 娜仁图雅 玲 玲

[提要] 经过多年的研究, 表示方向名称“东、西、南、北”的契丹大、小字均已成功识别。但是这些方向名称的读音及其词源, 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训释。契丹人的早期方向观念与现代地理学的方向观念相差 90 度, 即契丹人把“东”作“南”, “西”作“北”, “南”作“西”, “北”作“东”。以此为前提, 对契丹文方向词进行释读, 提出“东”读 umud, “西”读 dʒut~dʒult, “南”读 der~dor, “北”读 oər~or, 读音均类似于中古蒙古语的对应词汇。

[关键词] 契丹文 方向名称 考释

一 引言

方向名称词一般是语言中的基本词, 与其他词相比更具民族性和稳定性。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 表示方向的名称词有“东、西、南、北”等, 在不同语族乃至在不同语言中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随着契丹文资料的不断积累和深入研究, 研究者们已经识别出一些表示方向的契丹字, 同时已拟测出个别方向名称词的读音。然而, 方向名称词的音、义及词源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 契丹文方向名称字研究现状

刘凤翥、马俊山 (1983) 解读《北大王墓志》^①, 提出契丹大字 南亞都 半邑 表示“西南面都招讨”(《北》13)、天山沓北東表示“天山之东北”(《北》26), 从而得知東南亞北分别表示“东、南、西、北”, 其中前二字字形与对应汉字相同, 后二字则有所不同。之后表示方向名称的契丹小字也陆续被释出。刘凤翥 (1984) 认为契丹小字一为“北”, 大化为“东”。王弘力 (1990) 把 小 释作“南”, 丰田五郎 (1992) 把 + 解释为“西”。吴英喆 (2004) 提出 南 为“东”。在后续研究中, 得知 令文 、 令劣 表示“南”, 尤化 表示“东”。表示“东”的契丹小字 大化 和 尤化 的第一个原字写法稍有差异。据我们与原碑拓片核对, 大 和 尤 互为异体字, 后者更接近于墓志上的字体。

研究者们识别字形的同时, 对表示方向名称的契丹字也进行了语音构拟。丰田五郎 (1992) 对方向名称的拟音为“东” 大 dorona、“西” + hörene、“南” 小 emüne、“北” 一 ümere,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发现辽朝后族碑铭文献解读与契丹小字拼读法研究(21AYY023)”的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① 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简称为《北》)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 详见刘凤翥、马俊山 (1983)。

均近似于中期蒙古语；即实（1996:440、441、445）的拟音为“北”一 [xɔi]、“西”十 [uru]、“南”小 [xum]、“东”尗 [təu]；清格尔泰等^①（2017:150、168、297、180）的拟音为“北”一 xɔi、“西”十 ör、“南”小 dele、“东”尗 dor。详见表 1：

表 1 契丹小字方向名称语音构拟表

研究者	东		南 小	西 十	北 一
	大	尗			
丰田五郎	dorona	—	emüne	hörene	ümere
即实	—	[təu]	[xum]	[uru]	[xɔi]
清格尔泰等	—	dor	dele	ör	xɔi

上表直观反映了各家对契丹小字方向名称词读音的重构，从拟音结论看，契丹语的方向名称词多与中期蒙古语的对应词相近。除了清格尔泰等（2017）对“南”dele有明确的拟音依据以外，其他方向名称词的读音构拟都源自中期蒙古语。据黄宗鑑（2014:325），《华夷译语》中，中期蒙古语的方向名称读音为：“东”曰 dorona 朵舌罗纳，“南”曰 emüne 额木捏，“西”曰 hölöne 呵罗捏，“北”曰 ümtere 兀蔑舌列。

同时，不难看出前人研究结论与古突厥语和女真语方向名称的读音大不相同。如古突厥文《暾欲谷碑》南面第 7 行有表示方向的名称，据 Tekin（1968:151）抄录如下：

önjrä qïtańda biriyä tabyačda qurïya qurïdïnta yïrïya oyuzda
东部的 契丹人 南部的 唐人 西部的 突厥人 北部的 乌古斯人

据道尔吉、和希格（1983）研究，《女真译语》中“东”作 juleši 诸勒失，“南”作 fanti 番替，“西”作 fuliši 弗里失，“北”作 ulti 兀里替。

另外，根据有关文献，我们还可以得知阿尔泰语系三大语族语言中方向名称的读音相互间确实有较大的差异。详见表 2：

表 2 阿尔泰语系各语族语言中的方向名称

文献记载	东	南	西	北
华夷译语	dorona	emüne	hölöne ^②	ümere
暾欲谷碑	önjrä	biriyä	qurïya	yïrïya
女真译语	juleši	fanti	fuliši	ulti

学术界一般认为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可能更接近蒙古语族语言。然而，我们认为基于可靠释读依据而得出的“南”的读音 dele，与蒙古语的 emüne、古突厥语的 biriyä、女真语的 fanti 大相径庭。说明我们对契丹人方向理念的研究尚不充分，要想探明契丹人方向名称之谜，必须立足于契丹人的方向观念，深入剖析有关问题才能认识其基本方向概念。据《辽史》（脱脱等 1978:712）卷四十五百官志的记载，“辽俗东向而尚左”，又据“东西为经，南北为纬”等记载，我们认为契丹人的方向名称词与现代地理学上的方位可能有所差异。近年来，阿尔丁夫（2015）曾提出“将东西称为‘南’‘北’等才是契丹人早期使用的四方概念……契

^① 本文所见契丹小字读音均引自清格尔泰等（2017:341–352）。

^② 应复原为 höröne。

丹方向概念……契丹人谓‘南北为纬’正好证明他们是将日出方向称为‘南’的……”。如果此观点正确，契丹人的方位和古代突厥人的方位一致，都将日出方向作为“南”，日落方向作为“北”，即将现代地理学上的“东、西、南、北”逆时针移位 90 度即可获得契丹人的方位。

三 契丹文方向名称读音

(一) 契丹文方向名称“东”

吴英喆（2004）曾根据《道宗皇帝哀册》^①第 6 行所载 **𠂇平** **𠂇长** **𠂇丸** ^② **𠂇雨北** ^③ **𠂇文芳** “庆云宫东边仙游殿徙殡”，提出 **𠂇** 表示“东”。还认为《大契丹国广陵郡王墓志铭记》^④第 13 行一 **𠂇** **优介** **午丸** **𠂇各** 表示“北东路达领详稳”，提出首二字一 **𠂇** 表示“北东”之义，即“东北”。刘凤翥（1984）提出契丹小字 **大化** 为“东”，后来丰田五郎（1992）进一步提出 **大化** 或 **大** 为“东”。据我们考察，以上原字 **大** 或为 **九** 的误识，说明表示“东”的契丹小字有 **𠂇** 和 **尤化**。契丹小字中存在一种特殊的拼写规则，即同一个音节有时用一个原字标记，有时则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原字标记，后者学界称之为分写式。如 **因** 等同于 **𠂇东**，**𠂇** 等同于 **𠂇关**。我们认为以上 **尤化** 就是 **𠂇** 之分写式，这在契丹小字《萧胡睹董太师墓志铭》^⑤和《萧图古辞尚书墓志铭》^⑥中得到了证实。

𠂇平	𠂇	𠂇平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升	𠂇	升	𠂇	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东	高丽	伐	西	唐古	统	《胡》第 4 行
𠂇平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尤化	升	𠂇	升	𠂇	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东	高丽	征服	西	唐古	归顺	《图》第 2 行

据前期研究，以上两条史料都记录了辽代名将驼宁大王东征西战的事迹。二例中的第二个契丹字均表示“高丽”，其前面出现的契丹字为 **𠂇** 和 **尤化**，恰好为前文提及的表示“东”的两个契丹字。**𠂇** 和 **尤化** 既然在介绍同一个人的事迹里出现，而且都表示高丽的方位“东”，因此，**尤化** 必然是 **𠂇** 的分写式。这样可根据 **尤化** 的读音构拟 **𠂇** 的读音。

据过去的研究，组成契丹小字 **尤化** 的两个原字 **尤** 和 **化** 都曾被反复讨论过。前者 **尤** 读如 **om**。包含该原字的人名 **尤突** 出现在《耶律兀没副署墓志铭》^⑦，用于标记志主兀没的名

^① 契丹小字《道宗皇帝哀册》（简称为《道》）墓志拓本照片首见于孟森（1932）。

^② **𠂇丸** 应表示“山之”。

^③ **𠂇雨北** 应表示“东下”。

^④ 契丹小字《大契丹国广陵郡王墓志铭记》（简称为《广》）拓本照片首见于鲁宝林等（1993），考释文章首见于刘凤翥等（1995）。

^⑤ 契丹小字《萧胡睹董太师墓志铭》（简称为《胡》）拓本照片及释文载于吴英喆（2012）。

^⑥ 契丹小字《萧图古辞尚书墓志铭》（简称为《图》）拓本照片及释文首见于梁振晶（2003）。

^⑦ 契丹小字《耶律兀没副署墓志铭》（简称为《兀》）情况介绍见于齐晓光（1997）及刘凤翥（2001）；拓本照片及摹本见于盖之庸等（2008）。

字，该人名“兀没”在“辽史”卷九十二中有明确记载。

“兀”的上古音为 $\eta uət^{\text{①}}$ ，中古音为 $\eta uət^{\text{④}}$ ，近代音为 $u^{\text{④}}$ 。(李珍华、周长楫 1991:195)

“没”的上古音为 $muət^{\text{④}}$ ，中古音为 $muət^{\text{④}}$ ，近代音为 $mu^{\text{④}}$ 。(李珍华、周长楫 1991:194)

𠔁 读如 ur ，学界无异议。若参考汉字“兀没”二字的近代音，可构拟契丹字**尤𠔁** 为 $umur$ ，**尤** 读如 um 或 om 。若参考“兀”的近代音，“没”的中古音，可构拟**尤𠔁** 为 $umuət$ ，**𠔁** ur 对应 $ət$ 。类似对应规律在契丹小字中并非属于特例。如**𠔁𠔁** 拼写汉语借词“枢密”，**𠔁** r 可能对应“密”的中古音 $miet^{\text{④}}$ 的韵尾。无论怎么说，**尤** 读 um 或 om 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这个读音在**公尤** **𠔁尤** 这两个字的释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公尤** 读 $n-om$ ，**𠔁尤** 读 $s-om$ ，与蒙古语的“弓” nom [nom~nɔm] 和“箭” som [som] 基本对应。

契丹小字**尤化** 的第二个原字**化**，王弘力(1986)曾把**𠔁𠔁化** (父房) 读作 $əfīge uru$ ，并把**𠔁𠔁化** (六院) 释读为 $dʒirg uru$ ，把**化** 读作 ru 。武内康则(2017) 在研究序数词时提出，**化** 应读 ud 。主要依据为这个读音在拼读一些契丹语词时比较通顺，如把表示“唐古(党项)”的契丹字**今𠔁化** 读作 $taʃjud$ ，又如把表示“第三”的契丹字**列化** 读作 $gudar$ 。表明**化** 读 ud 应能成立。可见，契丹小字**𠔁** 的分写式是**尤化**。据前文分析，**尤化** 读 $omud$ ，**𠔁** 亦可读作 $omud$ ，表示“东”。契丹语 $omud$ 表示“东”义，前文已述及契丹的“东”对应现代地理学方位的“北”，华夷译语中 $ümere$ 表示“北”，二者的第一音节十分相近，可能有同源关系。

(二) 契丹文方向名称“西”

契丹小字用**+** 表示方向名称“西”，其读音，即实(1991)拟为 $[uru]$ ，丰田五郎(1992)假定为 $hởene$ ，清格尔泰等(2017:168)认为契丹语的方向名称“西”或与蒙古语的“西” $örö~ör$ 有所关联，为其构拟读音 $ör$ 。以上拟音尚缺乏可靠依据，仍有探讨余地。如前所述，《胡》第4行和《图》第2行介绍了驼宁大王的事迹，若这两行契丹字的前二字均表示“东高丽”，而且**尤化** 为**𠔁** 的分写式，那么我们认为其第4、5字**十 令𠔁** 与**羽公 今𠔁** 也均表示“西唐古”的意思，而且**羽公** 是**+** 分写式。为了详细说明有关问题，现将有关契丹语句复引如下：

𠔁平	𠔁𠔁	今平	十	今𠔁	𠔁𠔁	𠔁𠔁𠔁
𠔁	𠔁𠔁	𠔁𠔁	𠔁	𠔁𠔁	𠔁𠔁	𠔁𠔁𠔁
𠔁𠔁𠔁						
东	高丽	伐	西	唐古	统	《胡》第4行
𠔁平	𠔁𠔁					
𠔁𠔁𠔁						
𠔁𠔁𠔁						
东	𠔁𠔁𠔁	高丽	征服	西	唐古	归顺

《图》第2行

以上二例中**平公** 和**𠔁𠔁𠔁** 均为动词，在契丹小字中**𠔁𠔁𠔁** 表示动词终止形。如契丹文碑刻末尾常见**公** 表示“题”。因此**羽公** 显然不是其前一字**平公** 的助动词或助词，应为其后一字**𠔁𠔁𠔁** 的限定语。《图》第2行的第5字**𠔁𠔁𠔁** 表示“唐古”，《胡》第4行的第5字**𠔁𠔁𠔁** 模糊不清，据考察拓片得知，其字形与**𠔁𠔁𠔁** 相同。因此，**+** 和**羽公** 都表示“西”，后者可能为前者的分写式。若能构拟**羽公** 的读音，便可获得**+** 的读音。

^① 表示声调，平声①、上声②、去声③、入声④。

契丹小字彌公 还见于《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①第24行：

此处契丹小字羽公 或表示人名。该段讲述了特末里太师妻子的家世，羽公 公 凡 九 表示“太师之”，应该是其祖辈的名字，契丹小字今 平丙 为“佛留”。说明契丹小字羽公 除了表示方向名称“西”之外，还用于表示部族名和人名。

已知契丹小字羽𠥑是十的分写式，𠥑读ʃa(dʒa)，𠥑读t~t(或t~d)。我们认为羽𠥑读dʒut或dʒult。这样构拟的理由是契丹小字原字的组合遵循元音和谐律，另外，满一通古斯语中，“南”曰julergi，女真语中，“东”曰*u*juleši(道尔吉、和希格 1983)，可能与契丹语的方向名称羽𠥑读音上有某种联系。契丹的“西”羽𠥑可能与现代地理学方位的“南”对应，同时与满一通古斯语“南”的读音或有一定的关联。契丹字羽𠥑是不是羽𠥑接加附加成分𠥑后脱落辅音𠥑的形式，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 契丹文方向名称“南”

契丹小字小 表示“南”，为方向名称，在现存资料中出现频率较高。如前所述，丰田五郎（1992）根据方位名称在《至元译语》等不同文献中的记载，将契丹小字小 的读音假定为 emüne。宝玉柱（2006）则认为《辽史》中的“迭烈”等同于“迭刺”，“迭刺”亦读作“迭刺哥”，将契丹小字 小列 伏升 仗释读为“迭刺部”，认为小列 的读音为 delègo，将小字小 读作 delè。吴英喆（2011）根据汉字“迭”和“刺”不同时期的古音，提出契丹小字小 表示“迭刺”，读音可能为 *dietlat 或 *tiela，小列 读音或许是 *dietlatg 或 *tielag。该文还认为，契丹小字小 除了表示“南”，还表示“一母同胞”毛 小丸。而表示“南”的契丹小字小 的分写式为 穆劳 、 令劳 、 令文 、 在矣。根据 令文 与 穆劳 词根的比较，将契丹小字 劳 读作 la 或 le。

据前期研究，表示方向名称“南”的契丹小字有多种形式，并有分写形式，词义上又与“同胞”“迭刺（部）”以及人名“迭刺”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为了便于分析有关问题，将有关契丹小字字形、字义及分写式总结如下：

表3 表示“南”“迭刺(部)”“同胞”的契丹小字

字义	单体式	分写式			
南	小	令文 劣	令文 左	令劣	公劣
	小公	令文 左公	—	—	—
	小关	—	—	—	—

^① 契丹小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残石)(简写为《永》)拓本照片及释文首见于郑晓光(2002)。

	小?	—	—	令 ^𠥑 𠥑	—
迭刺(部)	小 ^𠥑	令 ^文 𠥑 ^𠥑	—	—	令 ^𠥑 𠥑
同胞	小	—	—	—	—
	小 ^𠥑	—	—	—	—

契丹字 小 、 小 、 小 均表示“南”“南（与位格）”“南（宾格）”。 小 表示部族名“迭刺”。契丹字 小 、 小 以 王 小 和 王 小 等形式表示“同胞”。 小 的分写式有 令^𠥑 、 令^文 和 令^𠥑 、 令^𠥑 两组，读音可能都相同或相近。比较两组契丹字，不难看出后者的拼写中省略了元音文e。产生这种元音省略的缘由有二：一是在契丹语的亲属语言蒙古语中，词中元音弱化现象普遍，二是契丹小字的拼写中有叠加元音拼写的现象。前一组 令^𠥑 和 令^𠥑 的末尾原字不同，即𠥑 和 𠥑 的差异。据过去的研究， 𠥑 的读音为 ri (清格尔泰等 2017:343)，这个读音在 又^文 [mœrt] “骑马的”中得到了证实。𠥑 和 𠥑 出现在同一词的相同位置，因此读音可能也相同，即𠥑 亦可读作 ri，出现在词尾的时候，不排除可能读 r。之所以令^𠥑 和 令^𠥑 开头的原字有区别，是因为 令 和 令 的读音接近，为 t~t (或 t~d)，二者经常交替使用。这样可以根据 小 的分写式构拟其读音为 der 或 dor。这个读音虽然与蒙古语表示“南”的 emüne 不同，却与蒙古语表示“东” dorona 的首音节相近，说明契丹的“南”对应现代地理学的“东”。

表 3 中的契丹字 令^𠥑 见于《图》第 2 行 令^𠥑 𠥑 𠥑 中，根据语境该字表示“南军（以）”，其单体式尚未出现，我们推测其字形应为 小^𠥑。 小^𠥑 的分写式为 令^𠥑 𠥑，前文已提出，至于 小^𠥑 的分写式是否为 令^文 𠥑，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 契丹文方向名称“北”

如前所述，契丹小字 一 表示方向名称“北”，前人 20 世纪 80 年代已释出。然而对其字音现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王弘力（1986）读作 ar 或 aru，丰田五郎（1992）读作 ümere，即实（1996:440）读作[xɔi]，清格尔泰等（2017:150）构拟为 xoi。以上拟音主要是根据蒙古语中有关“北”的说法来构拟的，因缺乏可靠的拟音依据，尚未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可。前文曾引用的《胡》第 4 行的“东高丽伐西唐古之统”（伐东高丽，统西唐古），紧接着出现的是 及^𠥑，其下文为表示“阻卜鞑靼归顺”（归顺阻卜鞑靼）的语句，具体语境如下：

𠥑	戈平 升 ^𠥑	令平 及 ^𠥑	十	令 ^𠥑 化 ^𠥑	至 ^𠥑 及 ^𠥑	令 ^𠥑 本	杰生 余 ^𠥑	𠥑 ^𠥑
---	----------------------	----------------------	---	----------------------------------	-------------------------------	---------------------	----------------------	----------------

东 高丽 伐 西 唐古之 统 北 鞑靼 阻卜之 归顺 《胡》4行

契丹字 及^𠥑 恰好出现在“西唐古之统”和“鞑靼阻卜之归顺”中间位置。根据前面高丽和唐古的限定语“东”“西”可以联想到该字有可能表示“北”。其前一字 至^𠥑 表示“统”，因为出现在表示年号“统和”的契丹字中，如 尖 至^𠥑 表示“统和”，可直译为“天统”，其中 至^𠥑 表示“统”，为动词。问题有其复杂的一面，契丹字 及^𠥑 究竟是其上一字 至^𠥑 动词“统”的后缀或者助动词，还是表示方向“北”？我们也了解到 至^𠥑 的几种不同词尾变化

形式。尚未发现类似𠥃𠥄的表达形式，在现存资料中以及𠥃形式出现 25 次，说明该字并非充当后缀。现存资料中𠥃𠥄这样的表达仅见此处，无法证明有无助动词的功能。因此，𠥃𠥄或为“北”，表示鞑靼阻卜等部族所居住的方位，𠥃𠥄应为一“北”的分写式。组成𠥃𠥄的两个原字的读音分别为 o 和 ər~or，可拼读成 oər~or。这个读音显然与蒙古语的 ümere 有一定的区别，而与蒙古语表示“西”的 höröne 有一定关联性。把契丹语的“北”顺时针移位 90 度便与现代地理方位的“西”对应。嘎日迪（2006）认为，在蒙古语中有些以喉擦音 h 辅音开头的词汇在漫长的语音变化过程中，词首喉擦音 h 有逐渐消失的现象，如 hula'an（红）变为 ula'an。契丹语的 𠥃𠥄 oər~or 可能是 hörö的喉擦音消失而形成的语音形式。

四 结 语

契丹人早期对方向的称说与阿尔泰语系诸多语言大不相同。通过对表示“东、西、南、北”的契丹语词的解读以及对方向名称读音的重构，我们得知契丹语方向和现代地理学的方向相差 90 度，即契丹把“东”作“南”，“西”作“北”，“南”作“西”，“北”作“东”。契丹文方向名称的读音构拟如下：

1. 契丹小字𠥃 为“东”，其分写式为尤化，读如 umud；契丹大字東亦可读作 umud。可能与蒙古语的 ümere 同源。
2. 契丹小字十 为“西”，其分写式为𢙁𠥃，读如 dʒut 或 dʒult；契丹大字𧈧亦可读作 dʒut 或 dʒult。可能与满语的 julergi 同源。
3. 契丹小字小 为“南”，其分写式为令文、令文、令劣、𠥃劣，读如 der 或 dor；契丹大字南亦可读作 der 或 dor。可能与蒙古语的 dorona 同源。
4. 契丹小字一 为“北”，其分写式为𠥃𠥄，读如 oər~or；契丹大字北亦可读作 oər~or。可能与蒙古语的 höröne 同源。

参考文献

- 阿尔丁夫. 2015. 《“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中的“南”实指今天的东》，《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第 2 期.
- 宝玉柱. 2006. 《契丹小字𠥃 及其替换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第 1 期.
- 道尔吉、和希格. 1983. 《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增刊.
- 丰田五郎. 1992. 《关于契丹小字的方位和一些数词》，沈力译，载刘凤翥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第 4 辑）第 71-80 页，北京：改革出版社.
- 盖之庸、齐晓光、刘凤翥. 2008. 《〈耶律副部署墓志铭〉考释》，《内蒙古文物考古》第 1 期.
- 嘎日迪. 2006. 《中古蒙古语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 黄宗鑑. 2014. 《〈华夷译语〉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
- 即 实. 1991. 《〈允邻墓志〉释读述略》，《东北地方史研究》第 4 期.
- 即 实. 1996. 《迷林问经——契丹小字解读新程》，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 李珍华、周长楫. 1991. 《汉字古今音表》，北京：中华书局.
- 梁振晶. 2003. 《阜新四家子辽暮发掘简报》，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考古文集》第 121-134 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 刘凤翥. 1984. 《辽代的语言和文字》，《博物馆研究》第 3 期.

- 刘凤翥. 2001. 《最近 20 年来的契丹文字研究概况》，《燕京学报》新 11 期。
- 刘凤翥、马俊山. 1983. 《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文物》第 9 期。
- 刘凤翥、周洪山、赵 杰、朱志民. 1995. 《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13 卷第 2 期。
- 鲁宝林、辛 发、吴 鹏. 1993. 《北镇辽耶律宗教墓》，《辽海文物学刊》第 2 期。
- 孟 森. 1932. 《辽碑九种附跋尾》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3 卷 3 号。
- 齐晓光. 1997. 《近年来阿鲁科尔沁旗辽代墓葬的重要发现》，《内蒙古文物考古》第 1 期。
- 清格尔泰、吴英皓、吉如何. 2017. 《契丹小字再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清格勒、刘凤翥. 2003. 《契丹小字〈皇太叔祖哀册文〉考释》，《民族语文》第 5 期。
- [元]脱 脱等. 1978. 《辽史》，北京：中华书局。
- 王弘力. 1986. 《契丹小字墓志研究》，《民族语文》第 4 期。
- 王弘力. 1990. 《契丹小字宫殿解》，《内蒙古大学学报》第 1 期。
- 吴英皓. 2004. 《关于契丹小字中的方位名称“东”》，《内蒙古大学学报》第 1 期。
- 吴英皓. 2011. 《契丹小字“迭刺部”考释》，《民族语文》第 5 期。
- 吴英皓. 2012. 《契丹小字新発見資料釈読問題》，東京：東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郑晓光. 2002. 《契丹小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第 2 期。
- 武内康则. 2017. 《契丹語の数詞につい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 93 号第 91-103 页。
- Tekin, Talat. 1968. *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nterpretation of Cardinal Direction Terms in Khitan Scripts

WU Yingzhe, WEN Mei, Narentuya and Lingling

[Abstract] After many years of study, the cardinal direction terms of “east”, “west”, “north”, and “south” in both Khitan Large and Small scripts have already been deciphered. However, the pronunciations and etymological meanings of these cardinal direction terms have not been well explained yet. The early Khitan people might have had a distinct conception of directions which differs from the modern conception of geographical directions by 90 degrees counterclockwise, that is, the Khitans’ “south” virtually corresponds to the east in the modern conception of directions, their “west” is the south in the modern conception, their “north” is the west in the modern conception, and their “east” is the north in the modern conception. Based on this premise, we intend to interpret some Khitan cardinal direction terms, proposing that “east” in Khitan is supposed to be read as *omud*, “south” as *der* or *dor*, “west” as *fut* or *yfult*, and “north” as *oer* or *or*, which are all similar in pronunciation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Middle Mongolian.

[Keywords] Khitan scripts direction terms interpretation

(通信地址：010021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北疆古籍文献研究基地)

【本文责编 普忠良】